

## 當夢不再重來

804 楊涵云

那個夏天的傍晚，連風都是熱的。

六點多的天空仍然明亮著，柏油路被太陽曬了一整天，散發出刺鼻氣味。

她躺在房間裡，窗簾半掩，連電扇也轉得很慢，空氣黏在皮膚上，彷彿怎麼也散不開，夏天似乎都變得安靜而遲鈍，好像一切都被午後的熱氣壓著。

她本來應該要出門的。

手機放在床邊，沒有響。

她翻了個身，以為自己只睡了一下下。

明明睡前還想著他那段欲言又止的訊息「六點二十，老地方見，有東西要給妳。」

再睜開眼時，天色卻已經暗的不知過了多久。

從那天以後，她開始做同一個夢。

夢裡的時間永遠停在事故發生前的二十分鐘。

夢裡的視線像泛著黃一樣不清楚，聲音像隔著水一樣模糊。

街道依舊悶，人群一樣稀稀落落，他像往常一樣正要過那個路口，低頭看著手機，手指在手機鍵盤上跳動著。

她想喊他的名字，卻有種怎麼喊也喊不出的無力感。

她拚命跑向他。

腳卻像踩在泥潭上一般，一步比一步吃力。

在他走到轉角的那一瞬間，她忽然感覺到強烈的引力使她下墜。

彷彿整個人被從高處向下拉，心臟猛地收縮，呼吸被掐斷。

卡車的煞車聲刺破空氣，她伸出手——

然後醒來。

這個瞬間太快，就好像被什麼東西毫不留情的拉回來般，胸口劇烈起伏，額頭全是汗，但那種失重的感覺好像還殘留在她的心臟，怎麼也散不開。

房間安靜得可怕，只有電扇還在轉著。

那種失重的感覺沒有消失，她喘不過氣，頭一陣一陣地發暈。

那年夏天，她幾乎每個禮拜二的晚上，都被同一個夢叫醒。

而她一次也沒有救到他。

過了幾分鐘，她才去洗了把臉，手撐著洗手台的邊緣。失重的感覺似乎還沒散盡，她抬頭看著鏡子裡的自己，慢慢讓呼吸平復下來。

許沐安踩著虛浮的步伐又回了房間，坐在書桌前，桌前窗戶的窗簾是被半拉開的，天還沒亮透，但已經有

些微的陽光偷偷流了進來，窗外的街道還有些零星的吵雜聲。

好像一切都沒變，但是只有她知道，她的生活有將近一半，被活脫脫地割下，停留在那個禮拜四。

林向璽車禍的消息，她是隔了一天才知道的。

明明母親在她小的時候就已經和對方家長相識，但是母親在講到這件事的時候，心情卻沒什麼起伏，一句話，一個名字，就這麼被簡單帶過。

許沐安只是輕輕點了頭，甚至說了一句：「我知道了。」

那一整天，她還是一如往常在生活。

一如往常的出門、一如往常的搭電車、一如往常的融入人群。

在電車上的她，面對著反射出自己影子的玻璃，不由得開始練習等一下該用怎麼樣的表情來面對接下來的生活。

她的笑容有點僵硬，甚至看起來有些虛假，笑到第三次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好像忘了怎麼自然的笑出來般。看著那些已經流逝的時間，她總感覺好像少了什麼，看著手機的時間默默走到六點二十，她卻沒有機會再回覆他的訊息。

她躺在床上，左手試著去擋住天花板的光源，光線隨著指間的縫隙照在她臉上，她的手上還戴著他們為對方編織的手環。

「感覺……好不真實」她輕聲低語。

「如果那時候我沒有睡著，那他是不是就不會這麼晚還在外面」

「如果那時候我沒有爽約他」

「如果那時候……」

這樣的念頭如同大石塊一般緊緊壓著她的胸口，但她卻又累的沉沉睡去。

等她從夢裡掙脫後，床邊的時鐘貪婪的奪走她大半個白晝，使時針停留在「三」的位置，她搖晃著身子走到客廳，母親在桌上留了字條「如果還有留戀，去警局把東西領回還給阿姨吧，順便了解情況。」

她沒有換衣服，只是抓了鑰匙就出了門。

警局的冷氣很強，也安靜的可怕，空氣中也帶著點淡淡的消毒水味。

她坐在旁邊的椅子上緊握雙拳，指甲插進手心的肉裡，留下深淺不一的痕跡。

直到有人把一個證物袋推到她面前，她看見了那支手機。

螢幕已經暗了，邊角有一道不小的裂痕。

她猶豫了一下，還是按下電源鍵。

畫面亮起，停在一個沒有被送出的對話框裡。

游標靜靜地閃著，像是在等什麼人。

訊息沒有完成。

只留下一行字——「是不是，忘記了……」

她的手指停在螢幕上，卻沒有再往下看。

那句話沒有被送出，也不會再被送出。

她忽然明白，那不是提醒，而是一個他等了很久，

卻沒等到回應的瞬間。

她把手機關上，那個畫面卻一直留在腦海裡。

她把遺物交給林向璽的家長，看著阿姨哭腫的眼睛，

用沙啞的聲音向她道謝，自己卻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她不知道怎麼安慰，也不知道能為他們做什麼，只好

點頭轉身離去。

離開後的許沐安，感覺自己像一縷遊魂，眼神空虛的在街上遊走。

路過一處小巷時，一旁不起眼的販賣機卻讓她留下了腳步，生鏽的機器外殼在夕陽下透著陳舊的光。

她的思緒像在那一刻忽然失了重，向後墜去。

當販賣機旁的路燈亮起，光影和附近街景交疊時，她彷彿又回到了那個盛夏。

「欸~我要柳橙汁！」許沐安脫下背包，隨意地丟在地上就跑到販賣機前。

林向璽溫柔地把她的包包撿起來，另一隻手在口袋裡探尋著零錢，投到販賣機裡。

許沐安踮起腳尖，伸手想要按最上排的柳橙汁，林向璽站在她身後壓住她的頭，順勢按了柳橙汁的按鈕。

「妳什麼時候要長高阿，小朋友」

這句話跟著鋁罐清脆的聲音一起落到她的耳裡，他帶著輕輕地笑意，但卻沒有一絲取笑的感覺，只有他一

貫溫柔的語氣和輕柔的笑聲。

每次他們投完販賣機的飲料，都會坐在轉角處的公園長椅上。

冬天時啜飲紅豆湯，夏天時喝著柳橙汁。

那些曾是她觸手可及的日常，如今卻像是被裱進相框、掛在牆上的照片，只能遠觀而不能再觸及。

那個禮拜，她幾乎都是渾渾噩噩的度過。

她忍不住回想著他們的過去，生活隨處都是他存在過的痕跡，書桌上還放著去年她生日時，林向璽給她的貓咪造型小夜燈。他曾經對她說，如果想他了，可以摸摸它。

「林向璽他最喜歡貓咪了……」

許沐安摸著夜燈呢喃。

「生日……他走的前三天，也是我的生日。」

她忍不住去想，他已經離開多久了呢？

如果他還在，我今天是不是會跟他一起出去？

她看一眼桌曆，在七月十五的日期上，有一個紅色和藍色的圈。

那天是他離開的日子，也是她第一次夢到那個夢的日子。

距離七月十五也已經隔了一個禮拜。

這一周，她沒有再夢到那個場景。

這期間她也是足不出戶，像一隻遇到烈日的蝸牛一般縮在房間，除了吃飯或必要的生理需求才會離開房間，除此之外她根本從不離開房間，更別說離開家門了。

她只透過書桌前的小窗戶眺望外面的風景。

看著對門家的小孩穿著幼兒園的圍兜，噠噠的跑上娃娃車，看著正在頭頂的太陽把鄰居奶奶潑在門口的水曬乾，看著離家不遠的公車站的公車準時的進站，隔壁家的姐姐穿著西裝服走下公車。

天色漸暗，她又覺得沒意思，抱著枕頭懶洋洋的躺在

床上。

明明每天也沒做什麼，但就是感覺連舉起的水杯力氣也沒有，她甚至都不知道這幾天是怎麼過去的，看著放在床邊的手機，上面赫然顯示著九點四十五。

「已經這麼晚啦？」她翻個身，闔上眼沉沉睡去。

她一直以為，那時的夢已經結束了

再次睜開眼，那泛黃的視線是她熟悉的感覺。

終於回到這個夢中的她彷彿鬆了一口氣。

但是時間卻無情的不留給她喘息的時間，她記得當時在警局，代班警察轉告的事發時間是在晚間七點二十分。

她再次瞟一眼床邊的手機，七月十五的七點零一分，等於說她還有十九分鐘可以去到事發現場阻止林向璽走過那個路口。

她一邊計算著時間，跑下樓梯，衝出家門，她家距離那個岔路口有十六分鐘的路程，對她現在的時間綽綽有餘。

但是途中的遲遲不收回柵欄的平交道還有她沉重的步伐，讓她感覺所有出現的事物在阻攔她前進。

她翻過柵欄，跳下階梯，路過公園時下意識地掃了一眼，他果然不在這裡，此時離事發時間只剩下五分鐘。

「就在這個轉角」她的心裡無數次重複這句話，瘋狂的像是在祈求什麼。

但是現實不會悲天憫人，她彎過那個轉角，伸出手的姿態好似想要挽回一切。

「林向璽！」

聲音劃開空氣。

「林向璽……」

第二聲卻像落進水裡，沒有回音

她的左手懸在半空中，卻沒有抓住任何東西，編織手

環上的珠子還在搖擺，額頭上的汗珠在炎炎的夏日顯得格外冰涼。

窗外的蟬鳴依舊響，太陽依舊亮。

她像往常一樣洗漱，吃早飯。

家人也試圖勸她可以出去走走，不要一直困在悲傷中。但是街道上處處都是他們一起留下的回憶，她不想陷入過往中，這會比在家無所事事來的更痛。

回到房間的她在筆袋裡翻出紅色麥克筆，在七月二十二的是日期上畫了紅色的圈，那天跟七月十五剛好隔了一個禮拜。

她推測，每個禮拜四，她都會被拉回那個類似「平行時空」的夢當中。

在夢裡，所有事物都正常運營著，但是看不到便利商店的店員，看不到巷口總對她東問西問的婆婆，看不

到總在路邊徘徊的野狗，好像只剩下他們兩個。

當天黃昏，她離開了家門，在街上閒晃著。

她想，林向璽也不會想看到她變成那樣吧。

在不知不覺間，她繞到了校園操場。

操場上有幾個國中生嬉戲著，紅色的跑道在夕陽下顯得炙熱，幾個籃框孤零零的佇立在運動場，夕陽把它們的影子拉長。

她站在校園圍欄外，看著熟悉的場景，記憶忽然鬆動。

那天也一樣是夏天。

放學後有些人群仍在學校操場吵鬧，他們也是。

林向璽抓著許沐安的手臂，把她也帶向操場的位置。

「都要體測了還不練習嗎？到時候不及格。」

「誰說我要及格了。」

她嘴硬，卻還是跟上他的步伐向前跑去。

但是才到第三圈，她的腳下一滑，膝蓋被粗糙的操場

磨破，火辣辣的疼。

很痛，她雖然沒有哭，卻也坐在跑道上皺著眉。

「給我看。」

他的聲音不大，卻很急，鮮少見到他著急的語氣。

他從口袋翻出衛生紙，又匆匆去福利社買了碘酒和紗布。

汗水從他的眉角滑到鎖骨，但是他卻顧不得擦，低著頭幫許沐安處理傷口。

「很痛？」

她其實已經沒這麼痛了，但是看著他忙前忙後的樣子，忽然覺得心裡暖暖的。

「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她半開玩笑的問，但是他正在貼紗布的手忽然頓住，沒有抬頭，耳朵卻慢慢紅了，他撇開視線，聲音也壓得很低。

「因為……妳不是別人。」

她愣住，他卻假裝沒事站起來，摸了摸她的頭，又從口袋拿出一顆小軟糖遞給還坐在地上的她，她一看，是她最喜歡的白桃味。

「走啦，小心點。」

她好像懂了，卻沒有再追問。

風把她從想像拉回現實，她走進操場，背靠著籃球框架坐下。

風景依舊，只是少了一個總是溫柔待人的他。

許沐安低頭看著編織手環，透明的珠子也被夕陽染的很紅，她感覺自己像是被什麼牽引般，起身前往校門口。

她一個人走到那條出了事故的路口。

柏油路已經被沖洗乾淨，碎玻璃不見了，血跡也沒有留下來，但護欄上歪斜的刮痕，還在。

她站在原地呆了很久，才在電線杆後面，看見那御守。

繩子舊了，布面被磨得發白。

她一眼就認出來。

那是他一直帶在身邊，卻不願讓任何人碰的東西。

她彎下腰撿起它，死死抓在手裡。

她也知道為什麼要帶走它，但是就是不想把它再交給任何人。

她也問過他

「你信這個喔？」

他也只是笑，沒有給予回應，她也繼續追問。

「求平安？」

他搖頭。

「那不然是什麼？」

他也沒有回答，只是把御守放回制服胸口前的領帶，然後指了指不遠處的販賣機。

「快呀，小朋友，妳的柳橙汁。」

她雖然覺得自己被逗了，但是也還是跑到販賣機前，尋找錢包有沒有剩餘的零錢。

之後的她，每天都等著那場夢，她不知道是在期待救她，還是在期待能再見到他。

七月二十九，她失敗了。

八月五號，她又失敗了。

「明明都只差一點……」

在夢裡的她一次比一次還更早出門，一次比一次拼命的跑。

八月十二。

她睜開眼，又是泛黃的光線，又是七點零一分。

她沒有在慌亂，只是深吸一口氣，又往那個轉角趕去。

她雖然也很急，但是又比前幾次更清醒。

那個地方安靜的聽得見自己的呼吸，聽得見鞋底踏在柏油路的聲音，甚至感覺心臟在一上一下的跳著。

七點十八分，轉角就在前方。

這次他也一樣低著頭，手指在鍵盤上來回移動著。

遠處傳來卡車的鳴笛，她伸出手。

這瞬間感覺時間慢了下來。

世界恢復色彩，不再是原本的泛黃。

她抓到了他。

抓住的不再是衣角或背包肩帶，是他的手腕。

她的指尖用力的扣住他的手臂將他往後拽，指甲幾乎陷進皮膚。

他終於抬起頭。

沉穩的眼眸，白色的襯衫，一樣的編織手環。

她抱住他，因為他不是別人，他是許沐安的日思夜想，也因為他是林向璽。

卡車也在他們身後偏移方向，巨大的聲響在背後炸開。

許沐安的手順勢摸上他的頭，所有想對他說的話都化成了三個字。

「林向璽……」

世界正在一絲一絲的抽離，她也慢慢地醒來，沒有劇烈的喘息，沒有再失重。

陽光從窗簾縫隙流進來。

手腕上的珠子貼著皮膚。

心底是從未有過的平靜，她慢慢坐起身，拿起在床旁邊的御守，繩頭也有些鬆了。

她小心翼翼的打開，裡面是一張小小的照片。

是某年春天的放學，頭頂是盛開的櫻花，許沐安就在樹下站著，雙手高舉，撈著散在風中的花瓣。

照片背面，是跟他一樣，乾淨整潔的字體。

我喜歡妳。